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庵 劉姥姥醉臥怡紅院

話說劉姥姥兩隻手比著說道，「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」，眾人聽了，鬨堂大笑起來。於是吃過門杯，因又鬥趣，笑道：「今兒實說罷，我的手腳子粗，又喝了酒，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，有木頭的杯取個來，我就失了手，掉了地下也無礙。」眾人聽了，又笑起來。鳳姐兒聽如此說，便忙笑道：「果真要木頭的？我就取了來。可有一句話先說下，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，那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纔算呢。」劉姥姥聽了，心下忖道：「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，誰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，金杯銀杯倒也都見過，從沒見有木頭杯的，——哦！是了！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，不過誑我多喝兩碗。別管他，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，多喝點子也無妨。」想畢，便說：「取來再商量。」

鳳姐因命豐兒：「前面裡間書架子上有□個竹根套杯，取來。」豐兒聽了，纔要去取，鴛鴦笑道：「我知道，你那□個杯還小。況且你纔說木頭的，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，倒不好看，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根子整削的□個大套杯拿來，灌他□下子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更好了。」

鴛鴦果命人取來。劉姥姥一看，又驚又喜：驚的是一連□個挨次大小分下來，那大的足足的像個小盆子，極小的還有手裡的杯子兩個大；喜的是雕鏤奇絕，一色山水樹木人物，並有草字以及圖印。因忙說道：「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，所以沒人敢使他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找出來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。」劉姥姥嚇的忙道：「這個不敢！好姑奶奶，饒了我罷！」賈母、薛姨媽、王夫人知道他年紀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「說是說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這頭一杯罷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還是小杯吃罷。把這大杯收著，我帶了家去，慢慢的吃罷。」說的眾人又笑起來。

鴛鴦無法，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。劉姥姥兩手捧著喝。賈母薛姨媽都道：「慢些，別噎了。」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兒。鳳姐兒笑道：「姥姥要吃什麼，說出名兒來，我夾了喂你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知道什麼名兒？樣樣都是好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把茄蕪夾些喂他。」鳳姐兒聽說，依言夾些茄蕪送入劉姥姥口中，因笑道：「你們天天吃茄子，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別哄我了。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，我們也不用種糧食，只種茄子了。」眾人笑道：「真是茄子。我們再不哄你。」劉姥姥詫異道：「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！姑奶奶，再喂我些！這一口，細嚼嚼。」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。

劉姥姥細嚼了半日，笑道：「雖有一點茄子香，只是還不像是茄子。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，我也弄著吃去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也不難。你把纔下來的茄子，把皮鏟了，只要淨肉，切成碎釘子，用雞油炸了。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、新筍、蘑菇，五香豆腐乾子，各色乾果子，都切成釘兒，拿雞湯煨乾了；拿香油一收，外加精油一拌，盛在磁罐子裡封嚴了。要吃的時候兒，拿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。」

劉姥姥聽了，搖頭吐舌道：「我的佛祖！倒得多少隻雞配他，怪道這個味兒！」一面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還只管細玩那杯子。鳳姐兒笑道：「還不足興，再喝一杯罷。」劉姥姥忙道：「了不得！那就醉死了！我因為愛這樣兒好看，虧他怎麼做來著！」鴛鴦笑道：「酒喝完了，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？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怨不得姑娘不認得，你們在這金門鑄戶裡，那裡認的木頭？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，困了枕著他睡，乏了靠著他坐，荒年間餓了還吃他；眼睛裡天天見他，耳朵裡天天聽他，嘴裡天天說他；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認得的。讓我認認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，道：「你們這樣人家，斷沒有那賤東西。那容易得的木頭，你們也不收著了。我拈著這麼體沉，這再不是楊木，一定是黃松做的。」眾人聽了，鬨堂大笑起來。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，說：「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。請示下：就演罷，還是再等一會兒呢？」賈母忙笑道：「可是倒忘了，就叫他們演罷。」那婆子答應去了。

不一時，只聽得簫管悠揚，笙笛並發。正值風清氣爽之時，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曠。寶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壺來斟了一杯，一口飲盡。復又斟上，纔要飲，只見王夫人也要飲，命人換暖酒，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，送到王夫人口邊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。

一時，暖酒來了，寶玉仍舊歸坐。王夫人提了暖壺下席來，眾人都出了席，薛姨媽也站起來。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，「讓你姨媽坐了，大家纔便。」王夫人見如此說，方將壺遞與鳳姐兒，自己歸坐。賈母笑道：「大家吃上兩杯，今日實在有趣！」說著，擎杯讓薛姨媽；又向湘雲寶釵道：「你姐妹兩個也喝一杯。你林妹妹不大會吃，也別饒他。」說著，自己也乾了。湘雲、寶釵、黛玉也都吃了。

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，且又有了酒，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寶玉因下席，過來向黛玉笑道：「你瞧劉姥姥的樣子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當日聖樂一奏，百獸率舞，如今纔一牛耳。」眾姐妹都笑了。

須臾樂止，薛姨媽笑道：「大家的酒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罷。」賈母也正要散散。於是大家出席，都隨著賈母遊玩。賈母因要帶著劉姥姥散悶，遂攜了劉姥姥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，又說給他這是什麼樹，這是什麼石，這是什麼花。劉姥姥一一領會，又向賈母道：「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，連雀兒也是尊貴的。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，他也變俊了，也會說話了。」眾人不解，因問：「什麼雀兒變俊了，會說話？」劉姥姥道：「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，我是認得的。那籠子裡的黑老鴿子，又長出鳳頭兒來，也會說話呢。」眾人聽了，又都笑起來。

一時，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。賈母道：「吃了兩杯酒，倒也不餓，——也罷，就拿了來這裡，大家隨便吃些罷。」丫頭聽說，便去抬了兩張几來，又端了兩個小捧盒。揭開看時，每個盒內兩樣。這盒內是兩樣蒸食：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樣是松瓤鴨油捲。那盒內是兩樣炸的：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。賈母因問：「什麼餡子？」婆子們忙回：「是螃蟹的。」賈母聽了，皺眉說道：「這會子油膩膩的，誰吃這個？」又看那一樣，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果子，也不喜歡。因讓薛姨媽吃，薛姨媽只揀了塊糕。賈母揀了個捲子，只嚐了一嚐，剩的半個，遞給丫頭了。

劉姥姥因見那小麵果子兒都玲瓏剔透，各式各樣，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，笑道：「我們鄉裡最巧的姐兒們，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！我又愛吃，又捨不得吃！包些家去，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。」眾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家去我送你一磁罈子，你先趁熱吃罷。」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，劉姥姥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，且都做的小巧，不顯堆垛兒，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個，就去了半盤子。剩的，鳳姐又命攢了兩盤，並一個攢盒，給文官兒等吃去。

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，大家哄他玩了一會。那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玩，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，大姐兒便要。丫鬢哄他取去，大姐兒等不得，便哭了。眾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，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給他纔罷。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兩手抓著果子吃，又見這個柚子，又香又圓，更覺好玩，且當球踢著玩去，也就不管佛手了。

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，又帶了劉姥姥至櫳翠庵來。妙玉相迎進去。眾人至院中，見花木繁盛。賈母笑道：「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沒事，常常修理，比別處越發好看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東禪堂來。妙玉笑往裡讓，賈母道：「我們纔都吃了酒肉，你這裡頭有菩薩，衝了罪過。我們這裡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來，我們喝一杯就去了。」

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。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，裡面放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鍾，捧與賈母。賈母道：「我不吃六安茶。」妙玉笑說：「知道。這是『老君眉』。」賈母接了，又問：「是什麼水？」妙玉道：「是舊年蠲的雨水。」賈母便吃了半盞，笑著遞與劉姥姥，說：「你嚐嚐這個茶。」劉姥姥便一口吃盡，笑道：「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濃些更好了。」賈母眾人都笑起來。然後眾人都是一色的官窯脫胎填白蓋碗。

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隨他出去。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。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，寶釵便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。妙玉自向風爐上搗滾了水，另泡了一壺茶。寶玉便輕輕走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吃體己茶呢。」二人都笑道：「你又趕了來撤茶吃？這裡並沒有你吃的。」

妙玉剛要去取杯，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。妙玉忙命：「將那成窯的茶杯別收了，擱在外頭去罷。」寶玉會意，知為劉姥姥吃了，他嫌醜，不要了。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。一個旁邊有一耳，杯上鐫著「分瓜瓞」三個隸字，後有一行小真字，是「王愷珍玩」；又有「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」一行小字。妙玉斟了一罈，遞與寶釵。那一隻形似鉢而小，也有三個垂珠篆字，鐫著「點犀盞」。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，仍將前番自己帶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。寶玉笑道：「常言『世法平等』。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，我就是個俗器了。」妙玉道：「這是俗器？不是我說狂話；只怕你家裡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俗語說，『隨鄉入鄉』，到了你這裡，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一概貶為俗器了。」

妙玉聽如此說，分歡喜，遂又尋出一隻九曲環，一百二節，蟠虯盤離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，笑道：「就剩了這一個。你可吃的了這一海？」寶玉喜的忙道：「吃的了。」妙玉笑道：「你雖吃的了，也沒這些茶你糟蹋！豈不聞『一杯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飲驢了？』你吃這一海，更成什麼？」說的寶釵、黛玉、寶玉都笑了。妙玉執壺，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。寶玉細細吃了，果覺輕醇無比，賞讚不絕。妙玉正色道：「你這遭吃茶是託他兩個的福，獨你來了，我是不能給你吃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深知道。我也不領你的情，只謝他二人便了。」妙玉聽了，方說：「這話明白。」

黛玉因問：「這也是舊年的雨水？」妙玉冷笑道：「你這麼個人，竟是大俗人，連水也嚐不出來！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，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，總捨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纔開了。我只吃過一回，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麼嚐不出來？隔年瀾的雨水，那有這樣清淳？如何吃得？」

寶釵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話，亦不好多坐，吃過茶，便約著黛玉走出來。寶玉和妙玉陪笑說道：「那茶杯雖然醜了，白擦了豈不可惜？依我說，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，他賣了也可以度日。你說使得麼？」妙玉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點頭說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；若是我吃過的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。你要給他，我也不管。你只交給他，快拿了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自然如此。你那裡和他說話去？越發連你都醜了。只交給我就是了。」

妙玉便命人拿來，遞給寶玉。寶玉接了，又道：「等我們出去了，我叫幾個小兒來，河裡打幾桶水來洗地，如何？」妙玉笑道：「這更好了。只是你囑咐他們，抬了水，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，別進門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自然的。」說著，便袖著那杯，遞給賈母屋裡的小丫頭子拿著，說：「明日劉姥姥家去，給他帶去罷。」交代明白，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門，回身便將門閉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著薛姨媽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。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，賈母坐上，兩個婆子抬起，鳳姐李紈和眾丫頭婆子圍隨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這裡薛姨媽也就辭出。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，將攢盒散給眾丫頭們吃去。自己便也乘空歇著，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，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，又命撻著腿，吩咐他：「老太太那裡有信，你就叫我。」說著，也歪著睡著了。

寶玉湘雲等看著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上的，也有靠著樹的，也有傍著水的，倒也分熱鬧。一時，又見鴛鴦來了，要帶著劉姥姥逛。眾人都跟著取笑。

一時，來至「省親別墅」的牌坊底下。劉姥姥道：「噯呀！這裡還有大廟呢！」說著，便爬下磕頭。眾人笑彎了腰。劉姥姥道：「笑什麼？這牌樓上的字我都認得。我們那裡這樣的廟宇最多，都是這樣的牌坊。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你認得這是什麼廟？」劉姥姥便抬頭指那字道：「這不是『玉皇寶殿』？」眾人笑的拍手打掌，還要拿他取笑兒。劉姥姥覺得肚裡一陣亂響，忙的拉著一個丫頭，要了兩張紙，就解裙子。眾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「這裡使不得！」忙命一個婆子，帶了東北角去了。那婆子指給他地方，便樂得走開去歇息。

那劉姥姥因喝了些酒，他的脾氣和黃酒不相宜，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，發渴，多喝了幾碗茶，不免通瀉起來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廁來，酒被風吹，且年邁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覺眼花頭暈，辨不出路徑。四顧一望，都是樹木山石，樓台房舍，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，只得順著一條石子路，慢慢的走來。及至到了房子跟前，又找不著門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見一帶竹籬。劉姥姥心中自付道：「這裡也有扁豆架子？……」一面想，一面順著花障走來。得了個月洞門，進去，只見迎面一帶水池，有七八尺寬石頭鑲岸，裡面碧波清水，上面有塊白石橫架。

劉姥姥便踱過石去，順著石子甬路走去。轉了兩個彎子，只見有個房門，於是進了房門，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，滿面含笑的迎出來。劉姥姥忙笑道：「姑娘們把我丟下了，叫我碰頭碰到此裡來了。」說了，只覺那女孩兒不答。劉姥姥便趕來拉他的手，咕咚一聲，卻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。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一幅畫兒。劉姥姥自付道：「怎麼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？……」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卻是一色平的。點頭歎了兩聲，一轉身，方得了個小門，門上掛著蔥綠撒花軟簾。

劉姥姥掀簾進去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四面牆壁，玲瓏剔透，琴劍瓶爐，皆貼在牆上。錦籠紗罩，金彩珠光。連地下晒的磚，皆是碧綠鑿花，竟越發把眼花了。找門出去，那裡有門？左一架書，右一架屏。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，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著進來。劉姥姥詫異，心中恍惚，莫非是他親家母，因問道：「你也來了？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，虧你找我來！那位姑娘帶進來的？」又見他戴著滿頭花，便笑道：「你好沒見世面！見這裡的花好，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！」說著，那老婆子只是笑，也不答言。劉姥姥便伸手去羞他的臉，他也拿手來擋，兩個對鬧著。劉姥姥一下子卻摸著了，但覺那老婆子的臉冰涼挺硬的，倒把劉姥姥唬了一跳，猛想起：「常聽見富貴人家有種穿衣鏡，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嗎？」想畢，又伸手一抹，再細一看，可不是四面雕空的板壁，將這鏡子嵌在中間的？不覺也笑了，因說：「這可怎麼出去呢？」一面用手摸時，只聽咯噠一聲，又嚇的不住的展眼兒。原來是西洋機括，可以開合，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，其力巧合，便撞開消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

劉姥姥又驚又喜，遂走出來，忽見一副精緻的床帳。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酒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。只說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前仰後合的，朦朧兩眼，一歪身，就睡倒在床上。

且說眾人等他不見，板兒沒了他姥姥，急的哭了。眾人都笑道：「別是掉在茅廁裡了？快叫人去瞧瞧。」因命兩個婆子去找。回來說：「沒有。」眾人納悶，還是襲人想道：「一定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順著這條路，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。要進了花障子，打後房門進去，還有小丫頭們知道；若不進花障子，再往西南上去，可夠他繞會子好的了！我瞧瞧去。」說著，便回來。進了怡紅院，叫人，誰知那幾個小丫頭已偷空玩去了。

襲人進了房門，轉過集錦榻子，就聽的軒駒如雷。忙進來，只聞見酒屁臭氣，滿屋一瞧，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腳的仰臥在床上。襲人這一驚不小，忙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。那劉姥姥驚醒，睜眼看見襲人，連忙爬起來，道：「姑娘！我該死了！——好歹並沒弄醜了床！」一面說，一面用手去揮。

襲人恐驚動了寶玉，只向他搖手兒，不叫他說話。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，所喜不曾嘔吐，忙悄悄的笑道：「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跟我出來罷。」劉姥姥答應著，跟了襲人，出至小丫頭們房中。命他坐下，因教他說道：「你說醉倒在山石上，打了個盹兒就完了。」劉姥姥答應「是」。又給了他兩碗茶吃。方覺酒醒了，因問道：「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？這麼精緻！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似！」襲人微微的笑道：「這個麼，是寶二爺的臥房啊。」那劉姥姥嚇的不敢做聲。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，見了眾人，只說：「他在草地下睡著了，帶了他來的。」眾人都理會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，賈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擺晚飯。賈母因覺懶懶的，也沒吃飯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，命鳳姐兒等去吃飯。他姐妹方復進園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